



百年 冰心

樸和題

1900-1999
Bingxin Centennial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百年冰心

Bingxin Centennial

主编

陈恕 舒乙 葛翠琳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冰心 / 陈恕等编.——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8

ISBN 7-5376-2038-5

I.百... II.陈... III.冰心—传记—画册 IV.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346 号

百年冰心

顾问

甄树声

主编

陈恕 舒乙 葛翠琳

责任编辑

张贻珍 肖利 黄志凯 彭涛

装帧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魏梵

印刷监制

肖二锁 丁武 陈鹏

出版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石家庄市工农路 359 号

邮政编码=050051

电话=0311-3035284 3035047

制版印刷

深圳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深圳宝峰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8 32.5 印张

版次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5376-2038-5/G·1229

定价

人民币 680.00 元(精装)

人民币 860.00 元(盒装)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冰心





有夢就

有一切

冰心題



序

冰心，我的骄傲

雷洁琼

我敬爱的朋友冰心，走过二十世纪九十九个春秋，离开了我，我很悲痛。我多么想再手捧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和她叙一叙我俩将近七十年的友情。

我与冰心相识在一九三一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当时的系主任是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先生。冰心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我俩相识相知，是至爱的朋友。我是广东人，在北平没有家，冰心常邀我去她家，关系十分亲密。

记得抗战前的一九三四年，我应冰心之邀参加了平绥沿线(即今京包线)的社会考察活动。考察归来，冰心、吴文藻和我先后发表了《百灵庙之行》、《蒙古包》、《平绥沿线天主教概况》等文章。当年在包头百灵庙的蒙古包前，我和冰心的合影至今还珍藏着。往事历历，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

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燕京大学被迫关门，我和冰心相继离开北平。我去江西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冰心一家历尽艰难，辗转至大后方昆明、重庆，参加中华文艺抗敌协会，从事文化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冰心同吴文藻一起赴日本作社会考察，其间，冰心应邀在东京大学任教。

在抗战烽火中，我和冰心天各一方，不想北平一别就是十四年！

一九五一年冰心回国了。后来听她说，当时在日本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新闻，感到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她归心似箭，几经周折终于回到朝气蓬勃的北京。她兴奋地向我讲述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她和吴文藻的情景。

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新兴的国家，新生的人民，新型的生活，激发了冰心的创作灵感。冰心歌唱新中国，描绘新生活，赞颂真善美，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另外，冰心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国际交往活动，作为中国人民的文化使者，她频繁出访，广交朋友，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事业奔走……一九五六年，经我介绍，冰心、吴文藻夫妇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我们的交往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冰心是个作家，她与二十世纪同龄。她近八十年的写作生涯，显示了中国现代

文学从“五四”文学革命发展到今日新时期文学的伟大轨迹。冰心博大的爱心，和着时代的脉搏，融入近四百万字的作品，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冰心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她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她曾说：我最喜爱的职业就是教师，热爱教育就是爱国。

当我们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冰心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的创作出现了第二次高潮，问世的作品数以百计，我很为她高兴。冰心晚年的作品多为切中时弊、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社会题材。其中《我请求》、《我感谢》，更是振聋发聩，社会反响极大。这是冰心赤诚、正直、果敢的人格的写照。一九九三年冰心在一篇文章中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治国，尤其不能忘记以教育为本……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呼吁：‘不要坐视堂堂一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二十一世纪变成一片广阔无边的文化沙漠。’”她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至今警示我们，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可稍有懈怠。

为此，冰心更是身体力行。这些年，冰心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奖学金、宋庆龄基金会、安徽灾区、福建家乡办学、农村妇女教育和发展基金会、全国“希望工程”等等，捐助她用心血辛勤笔耕所得的稿酬近二十万元。为了给孩子们更丰富而有品味的精神食粮，对旨在繁荣发展儿童文学事业、于一九九〇年成立的“冰心儿童图书奖”备加呵护。每届评选，冰心都要亲自审读作品、奖励作者。她勉励大家，把美好的东西留给孩子，爱抚身边的孩子，展望祖国的未来……

一九九四年秋天以来，冰心一直住在北京医院，她总是很乐观的。在香港即将回归之际，她在病榻上一笔一画书写了“香港回归 我心痛快”八个字，字里行间溢满了对祖国的挚爱。

近几年，每到十月冰心的生日，我总要送上玫瑰花和我的祝愿，还常带去我为她收集的剪报。那是我出差或出访从报纸上剪下的有关她的文章或照片。去年她的生日我去看她，她向我道谢，那柔语，那笑容，我至今难忘……当时，我俯下身吻她的面颊说我爱你，她说我也爱你。照相机的快门闪光一亮，拍下了这永恒的瞬间，是我的珍藏。

一九九四年，我的文集出版时，冰心欣然为文集作序。她在序中称我是她最敬爱的朋友。我想，这更适合我对她说：冰心，我最敬爱的朋友。至爱的朋友无话不谈。冰心的故事是美的故事，爱的故事。她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

冰心，是我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欣闻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大型文献性画册《百年冰心》，我很是激动，心中久久回荡着一句话——

百年冰心 万世流芳

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
冰心大姐就是这样的人，
她写了将近一个世纪，

今天还紧紧地握着手中那支笔。
好几代的孩子读她的诗，文懂得

爱世界、爱大海、爱星星；

听她的话，年轻人讲真话，写真话，

为国家为人民奉献赤诚的心。

作为读者，我敬爱她；

作为朋友，我为她感到自豪。

巴金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灯塔浪花 (1900~1913)

- 自述 我的故乡 / 003
- 自述 我的童年 / 008

繁星春水 (1913~1923)

- 自述 我到了北京 / 013
- 自述 我入了贝满中斋 / 014
- 自述 我的大学生涯 / 016
- 自述 回忆“五四” / 019
- 文选 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 020
- 文选 我的第一篇文章 / 021
- 自述 我的文学生活 / 022
- 文选 斯人独憔悴 / 025
- 自述 我的母亲 / 030

风雨萍踪 (1923~1951)

- 自述 在美留学的三年 / 033
- 文选 寄小读者·通讯七 / 036
- 文选 寄小读者·通讯十四 / 041
- 文选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 / 043
- 文选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六 / 046
- 自述 当教师的快乐 / 049
- 文选 《平绥沿线旅行记》序 / 055
- 自述 在巴黎的一百天 / 059
- 文选 分 / 064
- 文选 往事(二)·八 / 068

赤子情怀 (1951~1976)

- 自述 归来以后 / 079
- 文选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 / 081
- 文选 陶奇的暑期日记 / 084
- 文选 小橘灯 / 090
- 文选 樱花赞 / 099

大海与玫瑰 (1976~1999)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 107

文选 三寄小读者·通讯六 / 115

文选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 116

文选 我和玫瑰花 / 118

珍贵的友谊 / 123

文选 海棠花下 / 126

文选 老舍和孩子们 / 128

文选 空巢 / 141

有朋自远方来 / 145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 153

文选 只拣儿童多处行 / 156

文选 请大家都来读 / 161

文选 万般皆上品…… / 162

文选 我请求 / 164

文选 我感谢 / 167

温馨家园 / 169

文选 我家的精品 / 174

自述 我的老伴——吴文藻 / 175

文选 我得到了中国第一尊女寿星 / 183

文选 咪咪和客人之间 / 185

光照千秋 / 189

冰心奖 / 200

送别冰心 / 207

送别妈妈冰心 陈恕 吴青 / 210

想念冰心 王蒙 / 213

致大海 冯骥才 / 214

梦和泪 舒乙 / 216

乘风好去 张洁 / 219

悼念冰心老人 魏巍 / 220

她留给人间爱和美 葛翠琳 / 221

冰心先生生平 / 228

冰心年谱 卓如 / 230

编后记 / 247

灯塔浪花

童年！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冰心



一九三三



1900~1913

灯塔浪花

我生于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001·1902年，两岁的冰心与祖父谢奎恩及老姨太在上海的合影，这是可以找到的冰心最早的一张照片。冰心回忆道：

相片是在照相馆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两边，茶几上摆着花盆，盖碗茶杯和水烟筒，祖父穿着夏天的长衫，手里拿着扇子；老姨太穿着沿着阔边的上衣，下面是青纱裙子。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茶几前面的一张小椅子上，头上梳着两个丫角，身上穿的是浅色衣裤，两手按在膝头，手腕和脚踝上都戴着银镯子，看样子不过有两三岁，至少是会走了吧。

我的祖父谢子修（奎恩）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源源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飘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



001

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拼死拼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

亲记账、要账。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



◎002·福州隆普营（现名隆普巷）。1900年冰心在这里出生。

◎003·冰心《我的故乡》手迹。

我的故乡

我生于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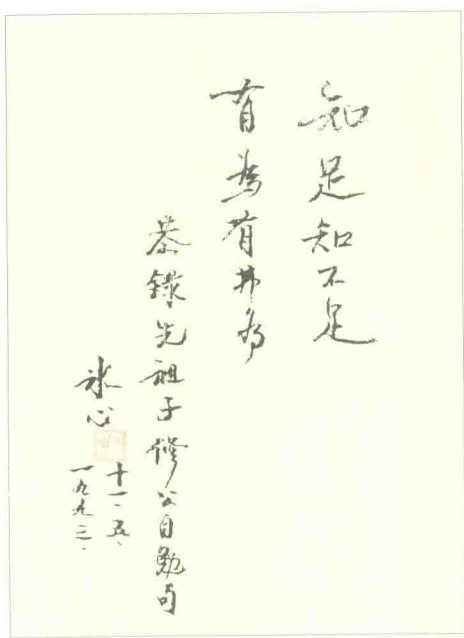
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

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〇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金山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



◎004·冰心的祖父谢奎恩(1834-1921)，字子修。此照摄于1915年，当时他已81岁。

◎005·冰心手录祖父撰写的对联：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

海阔天高气象
风光月霁襟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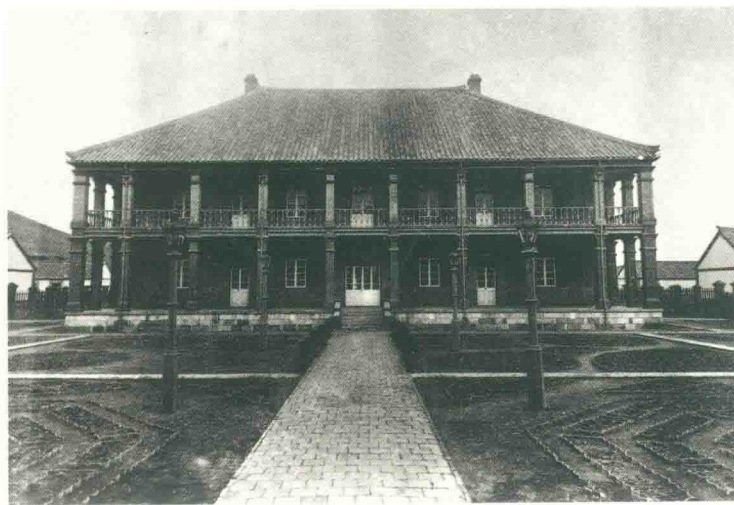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副对联，对我的思想教育极深。祖父自

◎006·谢家在福州的住所。原系辛亥革命志士林觉民故居，后由冰心祖父租来居住，童年的冰心曾在此住过两年。

◎007·1903年，谢葆璋到烟台筹建海军学校，这是当时烟台海军学校的办公楼。



007

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花花相对叶相当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副对联是：

有子才如不羁马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副对子，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

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

××××××××，
此身何事学牵牛，
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海战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一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

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

筵已散，
堂中寂寞恐难堪，
若要重欢，
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帮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

◎008·冰心的父亲谢葆璋(1866-1940)，字镜如。这是他1903年任山东烟台水师练营营长时的照片。



台 烟
館 相 照 華 美

008